

一抹难忘的乡愁

■ 李龙

粮站，一个渐趋陌生的字眼儿。

这个汉语大词典里的普通语汇在我们农家子弟眼里却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粮站是乡村里高、大、上的光鲜所在，是粮食流通的重要机构，存储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收储粮、返销粮、“救命粮”。那时，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粮站，它往往位于中心行政村的边缘，交通便利，融贯商农。一个粮站占地十七八亩，水泥砌地面，整洁平整，不染纤尘，四面红砖围墙，坚固而庄重。

在大竹园镇的粮站村，每每路过老粮站，都会看见公路边一幢幢与众不同的房子，它曾经是大竹园镇粮管所的仓库，那个特殊年代，为响应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全民支持“三线”建设的伟大任务，为“三线”建设中的铁道部队和民兵连、学兵连等三万余人服务，有过辉煌而热闹的曾经。

时间倒带，回到当年，五月麦熟和八月秋收之后，成千上万朴实的农民，驾着牛车、驴车或人力车以至后来的拖拉机，满载

着丰收的喜悦，在粮站外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争相把自己亲手种植的最好的粮食送到这里，而往往把质量差些的留做口粮。粮站内工作人员一边和四里八乡的乡亲打着招呼，一边验粮，称重、开票、交粮，忙得不亦乐乎！场面何其壮观，这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成就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粮站最为热闹的50—7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如火如荼的时候。由于物资匮乏管控严格。在漫长的“票证经济”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度全部用票划分，就算是点白糖、几两茶叶，也得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那个时代依然远去。对于不曾经历过的年轻人而言，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段、一个节点。从祖辈们顽固的记忆中闪过一些画面，尽管有些时空是错乱的。总是愿意通过一些场景拼凑当时的生活。

那时的人们，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虽

然没有物质条件却努力地活着。在明媚的早晨，或是蓄势待发的雨天，粮食一到，人们争先恐后从四面八方汇聚粮站，排起长长的队伍。打一点儿油、买几斤面或是一些荞面和豆类。拎着买到的食材，街坊邻里热情地打招呼，聊着当餐吃面条还是蒸馒头之类，细细碎碎间都是令人感动的烟火人。

储粮千日，用粮一时。用这句话来形容储备粮最合适不过，这座粮站便是一个时代的见证。由于襄渝铁路的贯通，粮站于1974年又迁建于大竹园铁路旁，完成了它应有的历史使命。由于当时交通条件落后，随着后来的联产到户，粮站便被人们淡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大竹园镇党委政府借助乡村振兴的东风，运用硬化、绿化、美化、净化、亮化、文化等“六化”改造理念，在支持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充分组织发动周边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清理残墙断壁、建筑垃圾、土

七绝·战地黄花

曹少国

岁岁重阳欲断肠，当年浴血保南疆。
老山烈士今安好？默守黄花念故乡。

散曲

[中吕·山坡羊]祭牛蹄岭无名英雄

曹少国

牛蹄碑矗，丰功浇铸，舍生取义金瓯固。仰天哭，断肠呼，英灵今日归何处？枕水眠山魂不孤。名，也不图；功，也不图。

歌行

缅怀牛蹄岭英烈

曹少国

炮火连天犹在耳，牛蹄岭上忆当年。
胡蒋调集整编旅，退防固守陕之南。
重兵开进牛蹄岭，负隅顽抗据雄关。
敌我展开拉锯战，士兵血汗几流干。
战马萧萧挥利剑，军旗猎猎把敌歼。
赴汤蹈火丰功铸，以少胜多伟绩篇。
八一旌旗辉日月，英雄本色傲山川。
金瓯永固男儿志，卧山枕水忠烈眠。
丹心耿耿千秋颂，铁骨铮铮万代传。
丰碑矗立英灵祭，浩气长存社稷安。

故乡的甜水井

■ 来宝胜

爷爷于六十年代盖起几间瓦房，在距离房子不远处的小山湾挖一个水井，小山湾就取名水井湾。水井四周是繁茂的荆棘蒿草，井深不过三尺，水从山体渗出流入水井，叮叮作响。

雨季山体渗水多，手指头粗细的一股清流汇入井内，井满了溢出井外流走，干旱时节季节，流出的水只有麻线丝儿那般细细的一股，只是勉强够用，个别年份，夏季伏旱日头暴晒四五十天，早苞谷叶子干得能点着火，水井再也渗不出水来，干的见了底，只好到一里地之外的陈家水井去担水。

水井寂寂无声，像无言的守望者陪伴主人，老水井的水质优良，清冽甘怡，烧水壶十几年没有水垢。

老水井是附近几家吃水的水源，强壮劳力用木水桶担一满担，百八十斤，挑着一担空桶到水井，要么是用水瓢舀，要么是提桶瓮到水里一满桶提起来。从六七岁开始，我们姊妹开始用烧水铁壶提水，再大点儿是姊妹俩抬半桶水，再大了挑半担两个半桶水，十六七岁后挣扎着挑回满担的水。

从家里到水井这段几十米土路石台阶，留下我们姊妹不断长大和同心协力抬水的足迹。个别时候水井干了，就到陈家水井担水，也到白杨树湾担水。白杨树湾到家里是很陡的上坡，扁担把肩膀磨生疼，心里念叨着，快到了，不远了，或是想点别的，硬是憋着一口气把水担回去，在这段路担水，磨炼了我的意志和耐力。

有水吃的时候没觉得水珍贵，缺水时才知道没水吃的日子有多艰难，为了省水，一家人共用一个脸盆洗脸，洗脸水用来洗脚，洗完脚的脏水用来喂猪。

家乡人对水井的感情特别浓厚，在井边担水时，互帮互助，打水时互相谦让，手里忙着活计，嘴里拉家常。他乡相遇，如果说我们是共一个水井的，那是真正的相邻。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叫背井离乡，可见水井于人，是第二生命。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农户选择高处较远的水源，挖了水井埋下塑料水管，直接把水引到家里的水缸，有的修了水窖用水泵把水抽到家里，因为用水条件的改善，乡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改善，更加注重生活卫生，人也变得清爽干净，越来越活出人的样子来。

老家的桃林

■ 马炜焯

老家屋后的桃林，是我和哥哥的乐园。

前不久，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回了一趟老家，在那里，我看见爷爷屋后的桃树开花啦！

这一片桃树的主干呈深棕色，主干上的枝丫弯曲，显得很有力气。枝丫上又生出许许多多的小枝丫，这些小枝丫伸展着它们曲折有致的臂膀，就在这一条条伸展开来的枝丫上，盛开着一团团、一簇簇的桃花。这些桃花们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争相开放。仔细看那些桃花，有的已经完全盛开，样子很像一只只小喇叭；有的半开半合，像是很害羞的样子；还有的还是花骨朵，饱胀得像是要马上裂开似的。那些完全盛开的桃花，纷纷举起自己的喇叭，对着天空吹奏着春天的赞歌。桃花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清香，把勤劳的小蜜蜂吸引过来了，它们时而在这一朵花上采蜜，时而又飞

哥哥不时地从我的头发上

很爱怜地捏下一片花瓣递给我，我也不时地从哥哥的衣领上取下一片花瓣，放在我的掌心。

我和哥哥，就这样在树下笑着、跑着、叫着，桃林氤氲着桃花的芬芳，也回荡着我和哥哥的欢声笑语。

这片桃林，盛满了乡村的

春天，也盛满了我和哥哥的欢乐。

老家屋后的桃林，是我和哥哥的乐园。

紫荆花盛开的地方

■ 魏青锋

度陡峭，气喘吁吁爬上近200级台阶，眼前豁然出现一个小广场，地面铺设瓷砖，边上苍松翠柏环绕，幽静肃穆，右边一组供游人歇脚的长廊亭，亭子的外檐上有八个隶书大字“饮水思源，勿忘老区”，中间的石子路正对着向上的台阶，旁边的墙体做成了书页的造型，400余白底红字，是“陕南人民第一军简介”。

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就是雄伟的“陕南人民第一军成立地”纪念碑，台阶可直达碑底，纪念碑塔高15米，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以文字、浮雕等形式再现了陕南人民第一军成立后的光辉事迹，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启迪后人。

回看风云激荡的近代革命史：“九·一八”事变后，受抗日思潮影响。在安康绥靖军担任班长的何继周等联络军中进步青年，秘密组织“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1935年12月11日夜，何继周等人率领连部百

余人起义，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何继周改名“何振亚”，任纵队指挥，在秦巴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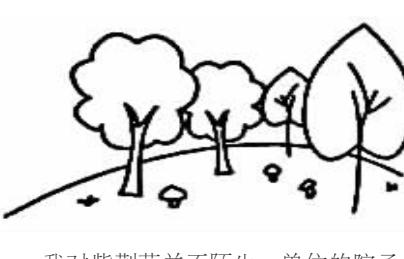
1936年8月9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队立即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1936年8月13日，部队在镇安县紫荆乡刘大乾家大院（今属安康市汉滨区紫荆镇）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成立大会，命名部队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会上散发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和《告民众书》。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交界山区与敌人周旋。西安事变发生后，该军先后改编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红十五军警卫团。1937

年8月，红十五军警卫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何振亚任营长，遂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随后，这支部队的将士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因战功卓著，该部队主要指战员何振亚、沈启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紫荆这片红色土地，壮大于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是陕南人民的骄傲。陪同我们拜谒纪念碑的紫荆镇政府办的李老师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你了解紫荆这一段英雄的历史，才能悟得漫山紫荆红的深刻意义！”

此刻，落日的余晖正铺过来，漫山遍野处于一片辉煌之中，那姹紫嫣红显得更加热烈……夕阳下，流淌的恒河水也映成了红色，潺潺的流水声像是在向人们诉说那一段永不磨灭的光辉历史。



我对紫荆花并不陌生，单位的院子里有几棵紫荆树，每到春末，五瓣扇形排列的花朵挤挤挨挨缀满枝头，空中弥散着阵阵馥郁的清香。

可在踏入紫荆镇后，我还是被漫山遍野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花海震撼了，山风轻拂，紫色的花簇随风摇曳，远远望着，宛如紫色的浪花涌动着，靠近一些，又好像是窜动的条条火舌，逶迤的群山，蜿蜒的小河，到处一片葱绿的海洋。

人间的悲喜虽不相通，但当一天的忙碌结束，游走在这条小街上，听着烤面筋吱吱作响，闻着麻辣烫散发的诱人辣味，看着琅琊土豆在铁板上欢快地跳跃，让嗅觉肆意的吸收香气，身旁还有此起彼伏的市井热闹，这难道不是一天中最放松的一刻。于是，我钟爱这人间烟火气。

我对紫荆花并不陌生，单位的院子里有几棵紫荆树，每到春末，五瓣扇形排列的花朵挤挤挨挨缀满枝头，空中弥散着阵阵馥郁的清香。

可在踏入紫荆镇后，我还是被漫山遍野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花海震撼了，山风轻拂，紫色的花簇随风摇曳，远远望着，宛如紫色的浪花涌动着，靠近一些，又好像是窜动的条条火舌，逶迤的群山，蜿蜒的小河，到处一片葱绿的海洋。

车停在紫荆镇促狭的街道上，几个人沿着不断攀高的公路往前走，路逼仄，一边是刀砍斧凿痕迹清晰的壁立山崖，似有倾覆的惴惴感。鸟鸣从崖顶的密林里滚落下来，和着公路外侧峡谷里汩汩的流水声，陶醉其中。

荆河清幽，环绕一个大湾冲出峡谷，经由恒河最后汇入汉江，河上有座跨度不大的石拱桥，桥头有不断攀升的水泥台阶，坡